

有关“魏老师”的故事

何登保

最近，看了一部老电影，张艺谋1999年导演的《一个都不能少》。电影的情节很简单：水泉小学的高老师要回家看望病重的母亲，村长从邻村找来魏敏芝给高老师代一个月课。高老师临走时再三叮嘱魏敏芝，一定要把学生看住，一个都不能少。10岁的张慧科因家里欠债无力偿还，不得不失学到城里打工。魏敏芝记住高老师临行前的嘱托，决心把张慧科找回来。为了凑够到城里的路费，她带学生到窑厂搬砖。砖厂老板有感于她对学生的关心，给了他们几元钱。魏敏芝打听到张慧科城里的住处，单身一人在茫茫人海寻找她的学生。终于在电视台台长的帮助下，找回了张慧科。

这部全由真人真事拍摄的电影，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反响，因为它用朴实的手法直书关于农村、贫穷及教育的问题。电影中的主角是13岁的代课老师魏敏芝，她守住每一个学生的执着倔强让我非常感动。

因为，我也曾是“魏老师”的学生。我上小学的时间，比电影中的学生要早近30年。1972年，我们在乡那所叫张楼民小的学校开始读书。所谓学校，是村民在生产大队粮食加工厂附近搭建的两间茅草房，泥巴地、泥巴墙，课桌是用土坯砌成的，黑板用两根木桩挂在土墙上。教室里里外外都充满着土气，其破败程度相较于魏老师的教室，有过之而无不及。

老师也一样，都是操着隆重乡音的民办教师。所谓“民办教师”，据《教育大辞典》解释，是指“中国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编制教学人员”。我的读书记忆是从民办教师给我的教育启蒙开始的。我的印象中，我的老师都有双重身份，进了教室是老师，下了课堂是农民，或者说，他们是最忙碌的农民，最贫穷的教师。《一个也不能少》中的魏老师，因为年龄太小，不会上课，不会管理学生。但是，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我的老师既会授业，也能传道。他们教我们依照笔顺写汉字，依照口诀做算术。每天，都有一节“写字课”，老师指导着我们用毛笔把字写在方格纸中。写得好的字，老师就在字上画

个红圈，特别好的，画双圈。我们的写字兴趣是被老师的“红圈”激发出来的，我们每天为“红圈”而奋斗。

那是个慢教育的年代，该上学就上学，不必披着星光进校门；该放学就放学，我们可以“忙趁东风放纸鸢”。

我的初中，是在一所小学附设的初中班读的，我的大多数老师仍然是“魏老师”，他们是文革时期的初中或高中毕业生。虽然他们自身并没有享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们同“魏老师”一样，都有敬业精神。学校需要上什么课，他们就去教什么课。记得我的数学老师、物理老师是同一个人，语文老师也教过英语。

虽然没有专职的音乐老师，没有现在的各种乐器，但是，我的初中时代，并不缺少歌声。老师跟着广播(少数老师会识简谱)先唱会，然后教我们唱歌。我的数学老师教给我们的那首歌，名字虽然已经忘记了，但“蓝蓝的海水、青青的岛，高高的山峰白云绕”的旋律至今还时常回响在我的耳边。

那个年代，我的“魏老师”们，可能没有什么时尚的教育理念，他们只用朴实、自发的行为教育着我们把字写端正，把话说清楚，把地扫干净，把歌唱好，把人做好。回到生活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低端与实在！

2017年3月，中国科学院院士汤涛先生来我校讲学，他同我说起在舒城读初中的情景，他的老师也是“魏敏芝”。我由此产生新的联想，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乡村教师最短缺的年代，民办教师忍受着寂寞与清贫，却守望着乡村儿童成长的梦想，守护着乡村的教育理想，成就了农村教育一段无法抹去的历史！

我对“魏老师”怀有深厚的情感，不仅仅因为我是她的学生，一度时间，我也成为“魏老师”的老师！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家采用“关、转、招、辞、退”等方式，逐步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我们县为了提高民办教师的学历层次，在县里设立了民办教师教育函授站，各个区(散区并乡之前比乡镇高一级的行政单位)设立了函授点。

陪伴

冯文

弟，上面的哥哥姐姐们，都是祖孙三代。虽说大部分均已退休，但每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杂碎琐事，可母亲的精神和身体状况，令我们兄妹很是心疼和牵挂。

因为有子女陪在母亲身边闲话家常，母亲心里会踏实，不会有孤单和被忽视的感觉。18年前已经失去最爱我们的父亲，那种伤痛至今还印在心口，不曾减少一分。因此，在母亲的晚年，我们7兄妹尽可能的抽时间去陪伴，不想等“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时，再后悔没有及时地去陪伴和尽孝。因为时间的流逝，是不随个人意愿而停止的。

岁月流逝，辗转跌宕。这种陪伴母亲的日子，在不经意间又过去了一年余。为了减缓母亲腿部的疼痛，上个月陪伴在母亲身边的四姐，得知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脊柱外科赵庆华教授在市人民医院坐诊，为母亲预约了专家号。那日上午，赵教授和市医院的专家们会诊后确定7月6日上午亲自为母亲腿部做微创手术。

母亲毕竟90多岁的高龄，而且这两年身体大不如从前，任何手术对母亲来说都有极大的风险，何况还是全麻……

7月6日上午，时间过得异常缓慢。哥哥姐姐们都在手术室外等候着母亲，而远在六安的我，也坐立不安，焦虑地等待消息。终于，母亲从手术室里平安出来了。

视频中的母亲，躺在白色的病床上，鼻间吸着氧，手背上打着点滴，瘦弱的母亲面色苍白，看到视频里的我，仍用微弱地声音说：“老丫头长胖了，妈妈放心了。”瞬间，我不忍再看、再听，背过身、放下手机的，早已泪流满面……

今夜，此时此刻，我只愿母亲：早日安康，我有归处！

少女，亦或是年迈的老者。孩子们在海边追潮玩耍；成年人则拿着相机拍照，记录这美丽幸福的时刻；老人们没有年轻人精力充沛，就静静地坐在礁石上，眺望着对面的海岛和远山。我脱下鞋袜，和孩子们一起在海边踩水追潮，那一刻，远离城市的喧嚣，所有琐碎被抛在了脑后，像是回到了童年，拾起了那份纯真。不知不觉已近黄昏，我也听见秋凉之气，便收拾起鞋袜。也许是这幸福的光阴着实令人留恋，我不禁想在海边多呆一会。朋友提醒我说：“早点回去吧，毕竟还要走好长一段路，天黑了不安全。”我笑了笑说好，还嘲笑她把城市的不安带到了这里。天渐渐接近暮色，回去的路上，经过一个寺庙，庙里的师傅正在击鼓诵经，夕阳的余晖洒落在寺庙的阁楼上，把寺庙的周边晕

染成一片金黄色。我指着这片金黄，对朋友感叹说：“看呀，是否有种梦回唐朝的感觉。”我们停下脚步，驻足凝望这浑然天成的美景，感受这缘分使然的遇见。

回到民宿时，老板已经做了一大桌海鲜，我又买了两瓶啤酒助兴，以丰盛的晚餐为今天的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海上日出，自然不能错过。第二天清晨，我一早便动身，从黑夜走到鱼肚白，到达海边时太阳还未升起，但远处海天相接的地方已微微亮，潮水不停地拍打着海岸，像是在为一场即将开始的演出弹奏着序曲。海边的礁石上已经站满了等待日出的人，大概都是像我们一样厌倦了城市的喧嚣繁琐，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希望这深秋的海风吹走尘世间的烦恼。终于，太阳升起来了，大家欢呼雀

那个时候，我刚到晓天中学工作，区教育组的同志请我为晓天区域的函授班学员授课。我从1988年至1993年，利用寒暑假和星期天，给他们上课。我上的是两门课程，一门是《语言基础知识》，一门是《阅读与写作》。

时隔30年，上课的内容大半已忘却，只有一些零星的片断，长留在记忆中，雪泥鸿爪，弥足珍贵。

那些老师因为参加工作的时间不同，年龄差异很大。年轻一点，30岁左右，年纪大的，50多岁。我初出茅庐，他们都是我的先生辈。我小学的启蒙老师陆必胜先生，我初中的数学老师陆奎尔先生，都曾在我的班级上课。课后，陆必胜老师曾当着我的面，同别人说过：“原来我教过他，现在他教我。”老师的话语中，既有对我成长的欣慰，可能也有对自己从教20余年，仍然没有成为一名国家教师的无奈与辛酸。

因为“小先生”去教这些“大先生”，因为我教中学生，更用心，更投入。

那本《阅读与写作》，所选的文章，不同与普通高中的课文，没有“教学参考书”，又没有今天查找资料很方便的互联网。所有的课文，都需要我精心钻研，自己先弄懂弄透，再去教他们。面对这些文化程度参差不等的学员，我采取的方式是，降低课堂教学的知识密度，在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上更追求“形散”，尽量把课本问题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兼顾科学性与趣味性。

给这些老师上课，既需要较高的教育素养，也还需要一定的教育智慧。不少男老师是烟民，坐下来一支烟，已成为他们的习惯。面对教室里弥漫的烟雾，如果告诉他们，吸烟有害健康，显然苍白无力；强行制止，又会被坏我在课堂上营造的和谐氛围。于是，我借讲修辞手法，援引了一幅对联：

根根柱柱抽抽扔扔手手丢掉人民币；
丝丝缕缕吞吞吐吐口口吸入尼古丁。

我一板正经地说这幅对联对仗之工整，叠词运用之精当。但是，他们知道，我在借题发挥，于是，他们会心一笑，掐灭了烟火。



石笋山下
山泉带着落花腐叶
精纵即逝
那些枯枝败叶和卵石
都构不成

他们的培训既有超功利性，许多老师人到五十还在充电学习；他们的培训也有功利性，要通过考试，要拿到合格证书。因此，我在教学中，要针对他们考试中的重点和难点，精选教学内容，有时，还要做一点猜题押宝的工作。记得89届学员在8月底参加考试，我陪同教育组的同志一同送考。学员们要我猜一猜作文的题目，不得已，我结合当时的形势，给他们出了一个题目《在第五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并给他们提供了写作的基本范式。很巧，那一次考试的作文题目中出现了“第五个教师节”这个热词。下考场后，许多老师都很兴奋，既可能是文章写得顺手，更因为，“小先生”“大先生”在一起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驱散迎接属于教师自己的节日。

我在给这些大先生上课的过程中，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不仅咨询我关于学习上的事，也坦诚地和我交流讨论生活中的事。

有一个老师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他们村里缺少一个文书，想让他担任，他征求我的意见。按说，弃教从政，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我揣摩他内心对学校 and 学生的依恋，我也从自己对山区教育的一些情怀出发，说了这样一句话：“文书易得，一师难求。”他最终留了下来。让我欣慰的是，若干年后，他通过考试，转成了公办教师。

有一对夫妇老师，他们一同在我的班级上课。其间，他们的孩子出生了，他们要我给孩子取个名字。我有些受宠若惊，但也盛情难却。记得他们说，孩子的五行中缺“水”，我根据《文心雕龙》中的句子“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给他们的孩子取名为“黄瀚”。

许多老师也把我与他们一同学习的日子，当成一种美好的回忆。好多年以后，我在舒城中学工作，不时有学生告诉我，他们的父母亲甚或爷爷奶奶曾是我的“学生”。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民办教师”这个词汇，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隐了。但是，在我国漫长的教育史上，有一个被唤作民师的群体，曾为农村的教育事业贡献过他们的青春和力量，值得我们永远记住。

在我的人生中，有一段与民办教师共同学习的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教育生活，我还从他们身上，吸收了许多教育的营养——也许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成为名师，但是他们却用自己的言行，宠辱不惊地化民成俗，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诠释什么是“民”师！



配诗/王太贵 摄影/流冰

对一袭流水的障碍
青苔爬上石壁
倾听泉的私语

一进张台扶贫村，就听说老耿头家正办喜事，他儿子结婚了。

三年前第一次来扶贫的情景，在脑海里回放。张台位于淮河沿岸，顺着防洪堤，蜿蜒着一列砖墙平顶房，大大小小的门窗都张着眼睛望向一片草木葱绿的河滩。

我和同志扶贫的李主任站在村头张望，估摸着扶贫户的大致位置。几个聊天的妇女像发现天外来客似的上下打量着我俩。听说我俩是来扶贫的，现场顿时就炸了锅。“贫困？俺家不比谁贫困啊！”“是呢，是呢，谁不贫困呢！”“这贫困户咋定的！”“走，找村主任去！”……那几个妇女像点着的炮仗，一路向村委会啪啪炸去。

我和李主任摇头，叹息。辗转来到扶贫户耿山的家，开门的是一个精瘦的老年妇女，身后紧随着一个同样精瘦的老年男子，两只胳膊架着拐杖。不用介绍，我知道这就是老耿头和他的老伴。

老两口显然已知道了我的来意，满脸的皱纹一齐绽开：“县领导，快，快进屋！”

“哎，哎……”屋子太仄逼了，比不上城里。”老耿老伴两眼躲躲闪闪地看着我，两只手不知所措地在围裙上搓来搓去。一个小院，三间矮屋。院子靠墙的一边摆着农具和瓶瓶罐罐，瓶罐上生长着葱、蒜、辣椒、西红柿之类，有一株大丽菊正含苞待放。屋子的确仄逼，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矮小的桌凳还留着刚擦拭的痕迹。看来，他们已做了精心的准备。

“县领导，俺有话讲。”进屋刚落坐了座，老耿头就有些急切地说。

“我看了你的资料，你们家庭确实贫困，特别是你身体有残疾，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你老伴年纪也大了，干农活也很费力了。不用说了，你肯定是政府精准扶贫的对象。”我知道老耿头是担心“贫困户”能不能保住，为了打消他的顾虑，赶紧向他透底，让他吃下一颗定心丸。

“不是，俺……”老耿头更显得发急，脸上的皱纹不停地抖动。

人啊，就是贪心不足，看来，他还有一大堆的“条件”呢。我立马截住他的话头，再给他吃颗定心丸：“你的家庭状况我也看到了，目前的困难一定不少。我想听听你们最迫切需要政府帮助解决的困难是什么，这样好做一个更精准的帮扶计划，像你身体的治疗与康复，你们特困户的生活保障……”

“不是，不是，是……是……”这‘贫困户’……”老耿头脸上的皱纹抖动得越发厉害，他老伴的眼睛里也满是焦虑。

“你们是担心政府扶助‘贫困户’一阵风吗？请放心，打赢扶贫攻坚战，带领全民奔小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这一回是不获全胜不收兵！你们老两口就……”我又连着抛出第三颗定心丸。

“俺不想戴‘贫困户’这帽子！”老耿头的语音提高了八度，有点儿冲。

“？”我一下子惊诧得张大嘴巴，两眼紧紧地盯着那张憋得通红的脸。

小屋陷入了一片静寂，就连一只蚊子飞动的声音也听得真切切切。

半晌，老耿头的脸色恢复了原来的苍黑，凑近我的身边，压低语音，轻轻悄悄地说道：“县领导，俺不是不识好歹，俺领政府的钱。可俺儿子快30岁了，搁外面打工……至今还没找到媳妇……要是戴上了‘贫困户’的帽子，跟电视里那样展示给十里八乡的看……俺家就……”

小屋更加静寂，我明显地听到了自己的呼吸……

“俺老耿名字虽贱，也有一个‘山’字，俺不能张着嘴巴等馅饼，俺不能丢了做人的骨气！县领导，俺家眼前是有困难，可俺不信困难这牛皮膏药永远粘住了俺！……”老耿突然间滔滔不绝，像是对我，又像是对他自己。

我以异样的目光凝视着老耿头。说真的，我被他的话语震撼了，虽然他的脑海里藏着一个不遏告人的隐秘。

从张台扶贫村返回，我向县扶贫办递交了一份关于精准扶贫的报告。

找活

胡传虎

李见星老伴进城领孙子，他一人在家寂寞，也跟着来到了县城。

李见星勤劳惯了，让他整天呆在那个三室两厅的小空间里，他憋得受不了。于是他把家乡多年不用的板车放在大巴车上运到小县城，每天拉着板车在客运站附近找活干。

客运站有许多拉板车找活干的人，没活干时，有的三三两两打扑克，有的坐着打盹，也有用草帽遮住脸躺在板车上睡觉。李见星却精神十足地坐在板车尾部，眼睛四处捕捉有需要搬运物品的路人。当有人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包从他面前经过时，他就笑着向行人点点头，也不说话。

一天，一位少妇从客车上下来，身边放着旅行包、儿童玩具车，还有一大塑料袋红薯。许多拉板车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位少妇，打扑克的丢掉了手中的扑克，打盹儿的坐直了身子。

少妇径直走到了李见星跟前说：“大哥，你把我那些东西拉到建新路，我给你10元可以吗？”

李见星立马站起来，一边拉车一边说：“可以可以。”

李见星与少妇走后，那群拉板车的人开始议论起来：有的说少妇是傻帽，打的只需5元；有的说，建新路在修下水道，路面上都是泥水，给20元也不能干。

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少妇又出现了，她仍然径直走到李见星跟前，笑嘻嘻地说：“大哥，我家冰箱不制冷了，你可以把它拉到城南维修部修理一下吗？送去和拉回来，我一共给你20元，你愿意干吗？”

李见星立马站起来，一边拉车一边说：“可以可以。”

李见星跟少妇走了以后，一群拉板车的人又议论开了：有的说，人人都有“熟人心理”，第一次与你打交道，第二次还会找你；有的说，少妇会不会是一人在家寂寞，看上老李了……

隔了一段时间，当少妇第三次找李见星拉物品时，有个油嘴滑舌的车夫大声开玩笑说：“美女，你为什么每次只找老李一人？也给我们一口饭吃啊。”

少妇看着开玩笑的人说：“你想知道原因吗？这位大哥与你们不一样。你看他衣服、鞋子干干净净，头发理得整整齐齐，而且毫无懒散劲儿，一看就让人觉得放心、踏实。不论干什么工作，形象都是你的一张名片。”

一群车夫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脸上都露出了惭愧的表情。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年少时学这首诗，不理解海子的心境，想不通幸福和喂马劈柴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总觉得幸福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长大后，特别是近些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我时常感到内心疲惫不堪，逐渐体会到海子那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渴望。前段时间，朋友向我抱怨工作烦闷，我便提议一起去旅行，去海边走走。

我们坐了几小时火车，又辗转了轮船，漂洋过海，来到了暂以避世的海岛。正值中午时分，民宿店的老板早已准备好自行车，在码头等候多时。他微笑着迎过来，接过我们手中的行李，放入自行车两侧的箩筐中，边走边向我们介绍岛上的风土人情，给我们推荐游玩的路线。去民宿的路虽然不远，但经过了一条长长的隧道，却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人车入行的隧道，没有汽车通行，大家代步的工具都是自行车，好似穿越了时空一般，让人梦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现代社会隔绝开来。这似曾相识的感觉，熟悉而又陌生……

在店里稍作歇息，我们便整装待发，直奔海边。虽然已是深秋时节，海边仍然有很多游人。或是贪玩的孩子，或是年轻的少男

心飞翔的地方

谢秋实

染成一片金黄色。我指着这片金黄，对朋友感叹说：“看呀，是否有种梦回唐朝的感觉。”我们停下脚步，驻足凝望这浑然天成的美景，感受这缘分使然的遇见。

回到民宿时，老板已经做了一大桌海鲜，我又买了两瓶啤酒助兴，以丰盛的晚餐为今天的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海上日出，自然不能错过。第二天清晨，我一早便动身，从黑夜走到鱼肚白，到达海边时太阳还未升起，但远处海天相接的地方已微微亮，潮水不停地拍打着海岸，像是在为一场即将开始的演出弹奏着序曲。海边的礁石上已经站满了等待日出的人，大概都是像我们一样厌倦了城市的喧嚣繁琐，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希望这深秋的海风吹走尘世间的烦恼。终于，太阳升起来了，大家欢呼雀

跃，激动不已，脸上都扬起了希望的风帆，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深秋的大海时而平静，时而澎湃，好似为此刻的我们鼓掌喝彩。看落日出，我们便准备离开，依依不舍之际，在海边的礁石上，我发现了一片野花，摘下一朵，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回到民宿，我们便收拾行李准备离开，老板依旧推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为我们送行。当再次穿越那条长长的人行隧道时，我们禁不住放慢了脚步，也许大家都希望能在岛上多停留片刻，不愿回到那个快节奏的生活中吧。长长的隧道，来时很长，离开却很短，我们与老板挥手作别，回首一眼小岛后便踏上归途。

美丽的深秋时节，这个小岛上，留下了我们的足迹。那里有海边追潮的欢乐，有夕阳余晖下的释然，有看到日出时的感动。坐在小船上，看平静的大海，仿佛又听到了寺庙的钟鼓声，我掏出口袋里的那朵小花，它虽没有昨天那么鲜艳明媚，但它已然用尽所有气力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美好，向我们呈现生命的神奇……

